

## 内心那一束光

沈云漫

“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

这段来自《鼠疫》的文字,由一位白发苍苍、衣裙优雅的老太太在阳光和煦的午后,在公园的长椅上温柔朗读。

这是法国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的一幕。治愈系影片,没有惊涛骇浪故事情节,只有平凡偶有冲突的日常。讲述了一个肥胖男子基曼与一位老太太的书友情谊。

通过逐渐的阅读,基曼慢慢想明白了一些生活中的事,与玛格丽特的思想交流令基曼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读书,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这个世界,进化成更好的自己。

最初的人类是善良的,当一个婴孩呱呱坠地的时候,你可以看清他无邪的笑,那笑容是他一生中

为真实和诚恳的表情,因为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没有立刻受到污染,他高兴起来就做出愉快的动作,闷闷不乐的时候就放声大哭,饿了就吵着要吃东西,病了就一动不动,要是你用凶狠的目光盯着他,他立刻能感知你的居心不良。

等孩子们长大一点,他们开始学习人类发展史上的精粹,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政治,语言,技艺,他们在初始的时候总是遵循社会与智力发展的规律,综合地加以学习,年轻一些后,就在其中的某个或多个领域找到自己生命的支点。

身体饥饿了,我们会去买面包、下面条,精神饥饿了,我们需要用知识和思想去填充。不管是在建筑工地搬运泥沙的工人,还是在商务中心运筹帷幄的精英,每个人内心都期待一束光。

蹲在地里田间看《故事会》和在图书馆里翻阅《瓦尔登湖》,通过文字、书籍获得净化心灵、提升自我、使内心愉悦和平静,阅读带来光芒。

照亮人类心灵的光是达到至高境界的文字,比如说托尔斯泰、鲁迅、路遥等等,这些名家写下的东西超越了时空,即便到了读者口味越发挑剔的现在,依然占有强大的市场,仍然可以引起大众的共鸣,所以,它们能够流芳百世。能够接触、阅读和品味这些名著,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和境界。

我们看别人的文字,其实就是了解每一位作者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文字与作者穿越时空去交心,哪怕是作者已经灰飞烟灭,我们依然能够在文字里汲取他思想的营养,阅读可以让我们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消除一些偏见,获得一些常识,这就是阅读,理解了文字,生发了思考,如果通过读书会与书友分享交流,我们对书籍的理解又更为多维和客观,从这个角度说,读书会完善了我们的阅读体系。

某一次的阅读,在漫长的人类时间里甚至连一星烟尘都算不上,地球自转里根本可以忽略的小细节,可

我们还是要在这一且行且珍惜的读书光阴里,努力奔跑,向着光明、希望和梦想,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今天都会紧紧联结着未来。

在清晨或傍晚,午后或夜间,总有一些文字贴近我们的灵魂,阅读者与创作者藉此相互温暖,彼此珍惜,在一同走向生命彼岸的路上。在我们还没有燃尽生命的热力之前,我们的内心因阅读变得丰盈,这已足够。

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爱阅读的一个民族,电影之外,我们真实的身边,有太多的人正在阅读中不断蜕变,越发接近美好与真理。

《与玛格丽特的午后》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镜头是,老太太的亲人将她抛弃到一个免费的但是环境糟糕的养老院,在拥挤的老人们之间,玛格丽特老太太依然优雅地捧读书本。那一刻,耀眼的光芒环绕着她,是的,高贵的灵魂从来是以淡然出尘的态度面对人世间的丑恶。那高贵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呢?

去阅读吧,时间会给你答案。

我在一间寄宿学校教书,是班主任。学生六点钟上早自习,我必须六点钟之前赶到学校。每天早晨五点半左右,我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推起自行车奔向学校。

你有没有在冬天清晨出门的经历?其实应该算是凌晨与清晨交接之时,黑夜还未褪尽,黎明尚且遥远。天还黑着,寒夜的冷寂依旧纠缠着。一脚踏入漆黑中,仿佛突然滑入一潭湖水中,除了你自己发出的声音,周围安静得可怕。

路上没有一个人,路灯一个个亮着,但没有丝毫温度,像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看客,不关心世间冷暖,不关心人生疾苦。清晨的冷是刺入骨子里的,穿再厚的衣服也会立即被风吹透。逆风的时候,蹬着自行车很吃力。路上车很少,行人也很少。这样的孤单寂寥之旅,有时候会让我有流泪的冲动。生活匆匆,人奔波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崇高,只不过都是尘世中微不足道的尘

## 冬日清晨的微光

马亚伟

埃。沧桑浮世,风吹云动,我们不过是被裹挟的渺小个体。

忽然,我看到遥远的前方有微弱的光亮。以前我埋头赶路的时候,好像从未留意过黑夜中的光亮。我脑子里想的是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学校,想的是我上午的工作如何安排。前方的光,是哪里发出来的?谁像我一样,是这个冬日清晨的匆匆赶路者,或者是在黑暗中点亮光明之灯的人。那样的微光,有些黯淡,有些无力,显得那么渺远,仿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从某个陌生的时空而来。

光明对一个在黑暗中前行的人是有诱惑力的。我冲破黑暗的隧洞,在寒冷中迎风而行,朝着那渺渺微光

而去,觉得双脚陡然间多了一种力量,逆风而行也是一种豪迈。

渐渐接近微光,我发现是一个刚刚支起来的早点摊。这条道路两侧有不少早点摊,不过一般没有这么早出摊的。这个位置,以前是空着的,这应该是一家新开的早点摊。早点摊上的灯光很微弱,黑暗中显得没什么夺人的光芒,反而有点可怜兮兮的感觉。那份光亮,似有悠远之味,让早点摊也多了几分落寞。落寞的早点摊上,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正在收拾着。或许是因为没有经验,他们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我骑着自行车经过之后,扭身回望了一眼早点摊上亮起的微光,忽然觉得心里暖融融的。微光如烛,似乎会被寒风吹

## 旅游之后话笔记

董柏云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山水,一俟闲暇,总算计着出去旅游。许多人旅游回来,游后的印象只剩下一张导游图,或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没学到,有一段顺口溜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家全忘掉。

正是这种旅游之后什么都记不得的缘故,于是我养成了旅游归来写笔记的习惯,居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去旅游之前,事先要对这个地方的人文风情、历史、习俗、地理等知识有个大致的了解。这样才能心中有数,选择素材才会有有的放矢。常言道:好记性不及烂笔头。到了一个陌生之地,看着那里的人文景观,留心观察有什么特色、特点,暗暗记在心里,在车上或下榻的宾馆,有时速速记下几

笔以备忘。回到下榻宾馆或家后,再用功夫写下当时的美景和观感。如去瑞典学习考察,我的观察笔记不少是在车上完成的。一次在行车路上,突然来了一个急刹,我以为发生什么状况,后来才明白,是一只松鼠在路上觅食,司机才做出这样的应急反应。就是靠这样点滴积累,才写出《瑞典的文化细节》一文。正是注重了平日的学习和积累,我发现人世间的许多现象,可以用肉眼看得一清二楚,但是蕴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却需要自己用心眼细细地体会!

我用心眼去感受尘世种种,写下无数的写作素材,在旅游之后休整的日子里,就用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一年又一年地写出并发表了《西递之淳》《澳门街头

漫步》《亲近南泥湾》《探访花湖》《走马观花看西藏》《肯尼亚野生动物园》等不少游记作品。

旅游笔记,就文体而言,当属随笔杂感之类,不仅是领略山水人文景观所见所闻、所作所为的记录。优秀的旅游笔记,微言大义,字字珠玑,三言两语就入木三分,在愉悦中感悟人生,且让人回味。旅游笔记不是写小说,用不着虚构情节,设置悬念,它是有感而发。它的日积月累,伴随着写作灵感降临,给作者带来一阵惊喜;酝酿成熟,作品完成或得以发表,给作者带来的是无比幸福和快乐!

旅游之后写笔记,对科学地调节自身情绪,维护身心健康,不无益处,而且也给了我“诗外功夫”的滋养。

## 让人负累的“仪式感”

李伟明

打开微信,总有几个“微友”每天坚持不懈发来一个问好的表情。我这人多少有点强迫症,看到微信显示有新消息,不管对方地位高低、熟悉与否,都要点开看看是否有需要回复的内容。如此一来,这些毫无新意的“问早”信息便多少要耽误几秒钟时间了。我忍不住回复一句:“以后还是有事直说,无事就别问早了吧!”这么一说,有人认真地告诉我:这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仪式感”啊。

这样的“仪式感”,也许制造者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品位,很能体现自己的人情味。但我觉得,不管什么“仪式感”,你还得找准对象,才能皆大欢喜。倘若面对的是我这等无趣的人,它就不仅没法提升品位,还会成为一种负累。

日子每天都在过,这种每天坚持普发这种“拿来主义”的表情,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如果两个人熟到相当的程度,那是根本无须铺垫就可以直接交心的;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普普通通,我更不相信你会选择一个这种寻常交

情的“微友”天天发表情秀感情。这种天文散花式的发送,如果不是为了广泛套近乎,那就只能说明你确实闲得无聊。

记得多年前,还没有微信时,流行手机短信拜年。过年那几天,手机嘀嘀响不停,但收到的可能八成以上是大同小异甚至一字不差的新春祝福语(有人转发时还把别人的名字也一并转过来)。开头一两年还好一点,时间一长,那些群发的信息,估计大家其实都没往心里去,甚至难免有点厌烦,所以后来渐渐地拜年信息就少了。这个现象说明,这样的事,到底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在这种生活琐事上寻找“仪式感”的人,多数是出于对别人的不了解,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喜欢的不过,就全世界人民都喜欢。不过,有的人是带有目的。

很多年前,某地有个年轻商人,为了和某位手握实权的领导拉上“天线”,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点子。该商人在这位领导根本不认识他的前提下,每天准时跑到领导办公室门口,和他打个招呼,每次只是自我介绍一句

“我是某某”,问候一句“领导辛苦了”,然后没等领导回过神来便迅速闪人。如是者坚持了一段时间,该商人突然中断了几天不去见领导。然后,当他再次出现在领导面前时,领导便忍不住问道:“小伙子,怎么这几天不见你啦?”就这样,该商人成功进入领导视线,被领导不意地记住了。

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通讯也不方便,领导们走动的频率远不如现在,对于某些有志者来说,只要脸皮厚一点,用这种土办法,接触领导确实可能有效。现在当然不一样了,交通、通讯都便捷,领导常在外面辛苦,即使没外出也是关着门办公,可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了。如果通过某个渠道获得了联系方式,大智若愚地来点四处撒网的“仪式感”,焉知不会有所收获?

倘若是因为这种想法,如此“仪式感”就不仅让人负累,更让人后怕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碰不上这样的事;但对某些特殊情况、关键岗位的人来说,倒也不妨对照上面这个故事,对某些突然之间大献殷勤者多个心眼。

## 瓦工诗人

阿伦

上班在墙上码砖  
下班在纸上码字  
两码事的距离  
像星空和地平线那么遥远

脚手架托起  
全省职工技能大赛金杯  
空心砖流出

随园诗风飘逸的诗人  
瓦工诗人告诉你  
心若有梦  
世界,从来不吝赏舞台

活出真实的自己  
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眼神  
砖与诗,他执着地一码一生  
前者码起  
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拔节高度  
后者码起  
一个社会底层人的灵魂世界



冬日江边

包淑娴 摄

## 登无想山

毛文文

一只鸟,在低处  
扇动的翅膀升腾万象  
打开一座山的攀登之门  
我们翻过山中的溪谷  
及半山腰,每一步紧扣  
滑落的藤刺、腐叶

没有路的路线进心肠  
野猪的拱印有别于我们的目光  
裂缝的山石企盼霹雳试剑  
刀锋砺出红尘万丈  
茂盛的空心竹助一臂之力

每日里,顶着晨光去跋涉  
每日里,披着暮色、星光来唱晚  
高山、荒原、河滩中的足迹  
被风霜雨雪洗礼抑或埋藏  
被烈日、严寒铸成生命的音符

每一次攀登都是雄鹰飞翔的高度  
拽一条太阳的金线  
接通黑暗对光明的渴望  
拉一条月亮的银线

挡道时,又想借板桥之手一一画掉  
捡拾的木杖把惊叹号插入泥土  
再一捺,斜坡上春天转身  
在斗志上生根,在意义里舒叶  
花香在山下无限延伸

抵达山巅,无想恒定  
南京溧水是倾城的  
用群峰智造巅峰,一切青葱  
有了挺拔的内心  
我们,也有了大山矗立的勇气  
和它给予亲近花朵的光阴

## 电力架线工

杨绵发

接通荒原对绿洲的企望

山,有连绵不断的情节  
荒原,有无边无际的呼唤  
河网与滩涂,有望眼欲穿的等待

## 儿时的冬天

北走

晚上母亲自然会缝好,第二天照样玩。那面灰白的墙壁被挤得闪着油亮的光。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冬天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灶台后烧火的地方,总是起劲地帮大人往灶膛里填柴火,灶膛里的火焰将小脸烤得通红。外面天寒地冻,那块小小的空间每天总有几个时间段温暖着。

我们也经常去烧野火。冬天草木萧条,野外到处是枯萎的野草,芦苇虽然也枯黄,但白色的芦花竟然没有凋落。用火柴点燃后,看着一片野草或者芦苇快速地燃烧,火焰的热流扑到脸上,但暖意很快就消散,只剩下一处不规则的焦土。腊月二十四,烧野火名正言顺,大人说那叫“点财运”,火点得旺,来年财运也旺。当天吃过晚饭,天也黑了,大人小孩抱着几捆稻柴把,来到各家的责任田,田里麦苗刚探出头。我们点燃火把,在自家田里奔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喊,都是些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此时望去,原野里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火光。

最快乐的事情与吃有关。捧着脚炉蹲在墙根下,晒着太阳爆蚕豆吃。在脚炉里放入稻壳,慢慢煨烧,然后再撒一层稻壳盖灭火,用竹筷子夹起来就吃,别提多香脆了!当然还有煨山芋。灶膛烧火时,挑几个长条形的山芋埋在柴灰下,等一顿饭做好,灶膛里的火灭得差不多了,扒出山芋,剥掉皮,外焦内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真是无法言说的口舌享受。

小时候的冬天虽然冷,乐趣与温情也很多。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jsrb\_liu@163.com

## 回音壁(外一首)

杨孝洪

没有去过潼南,也没去过天坛  
没有听过“回音壁”的回声,但在杨树山的虚怀里  
常常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对着山谷喊一声“我爱你!”  
那边回我一声“我爱你!”  
我对着山谷喊一声“我恨你!”  
那边回我一声“我恨你!”  
——大山是一面镜子

其实,这世界上的  
你我他,就是一个人  
一个是你,一个是另一个你  
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  
源于你的内心

父亲说,当你将别人的痛  
当成自己的痛时,你就  
不用烧香拜佛了

冬至

为了来年那个春天  
小草假装死去,潜进  
生它养它的大地

树木消瘦,柴瘦如骨  
删掉多余的激情与不舍  
轻装待命

想用一身的坚硬与尖锐  
去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  
白色恐怖

唯有小野菊还认真地开着  
在冬天的墓前,祭奠  
逝去的灵魂

仰目一棵光明之树的高度  
阳光和汗水浇灌着力的雕像

在大山的雄峻里穿行  
在荒原的广漠中跋涉  
一尊尊高擎光明的巍巍铁塔  
是不竭前行的背影  
一条条高压、特高压线里的电流  
是生命激情燃烧的火焰